憺園文集

懴園文集卷第二十

序二

扶風忠節録序

自古忠臣爲國當勢不可爲之時以一死自靖宜與戡亂討逆者有難易然而論世之士往往相提並論未嘗少軒輊焉何哉蓋天下不軌之徒其植根深其取類廣一旦變作世之昧義好亂者旣已閧然趨之其閒庸人畏死亦多貪昧隱忍不敢顯斥之曰賊以爲儌幸苟免之計惟志節之臣不然守道旣堅審幾自熟當衆人觀望前郤之際早已

決死而與之抗大義所在炳如日星於是天下之人莫不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相與束躬屏息不敢妄有所信鄉夫然後良將勁兵厲甲以聲其罪而賊始窮蹙以待死豈非死事者之所爲有以倡戡亂之先而作其氣耶是故常山死而後汾陽得以收兩京司農死而後西平得以清宫禁露臺死而後新建得以一戰而縛彊藩踵其後者厥惟我廣西巡撫襄平馬公方孫逆之戕都統王公也粤人或疑爲報怨又或疑爲擅兵悠悠之口未敢遽以叛逆加之自公闔户自經矢死力拒揭大義

以示粵人而延齡專殺應賊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間既而不死待救密疏告凶始遣其長子繼遣其孫與次子歸　闕時尚可生公亦何取於必死所謂從容以俟命者也及乎拘囚既久再經吳逆廹脅轉加始戮其二子既戮其群僕以至妻妾女婦併命於一日時既當死公絕不濡忍須臾所謂慷慨以赴義者也公歿未二年而湖南定百粵平剗黔蕩滇功成破竹莫非公之義烈有以感激之而使然也公喪歸葬之後長子今少宰公輯　賜葬祭　御製碑文及誌傳諸篇題曰扶風忠節錄

而屬余爲序夫褒忠之典視賞功不啻過之者蓋實見夫死事之與戡亂事不相謀而相成也方今聖天子特命館閣諸臣纂脩平寇方略昭垂萬世爰引伸斯意爲序以傳之

卓氏傳經堂集序

卓氏自侍郎忠貞公而後數傳至入齋左車珂月三先生以經術文辭知名於時今火傳及其子肖域並能世其家學火傳於是即其塘西里居建三先生之祠又爲堂以藏遺書本入齋之意名其堂曰傳經而四方之士先後交於卓氏者火傳必乞

其詩歌古文辭以表章其遺烈至於盈篋纍牘而猶求之不已㣲域之來京師挾冊而馳凡士大夫之能文章者未嘗不有得焉所謂傳經堂集者也余讀而嘆曰嗟乎六經之道無所不貫以君子之所先務言之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易者固莫著於經矣卓氏之先忠貞公在明建文朝先事策燕邸之變請徙封南昌而陰奪其兵柄其事與漢鼂錯無異唯錯之說先見信用及其旣也七國敗而錯死於讒忠貞之說不見納而文皇帝之大業以成公亦竟以忠

死成敗雖殊二君子之奮不顧身以爲國家一也
余頗嘗疑天之報施忠臣若卓之子孫多著而錯
至於族滅亦獨何哉漢之初年當秦焚詩書之後
文帝始詔太常掌故錯就伏生受所壁藏尚書則
錯者豈非經術絶續之所關而宜其終身以之者
乎及覩其上書言皇太子則所急者曰知術數迹
其平生所欲施用本申商削刻之學受之張恢生
者是也是錯之死死於權智而於經術且不啻以
身叛之何論無後乎忠貞公竭誠盡慮防變末形
而臨難赴義一歸於至正而不可易此非深有得

於經術之純粹者不能其子孫伏匿江湖間幾二百年代有聞人以祗承講求於是至入齋左車珂月乃大發闕於時若忠貞者詩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也異乎錯之操申商之學以自戕其類矣爲之子孫者讀其遺書觀所以名其堂之意而益求乎六經之道雖白首不足以究其業而於區區乞當世之一言以表章其先烈抑亦末矣且吾懼其無暇也因進脩域而勉之并寄語火傳者如此

南芝堂詩集序

論詩之旨有才有學人人能言之然所謂才非特

聲調流便而已也所謂學非特記誦淹洽而已也組織以成文鏗鏘以成聲此可以爲詩矣而詩之本不存焉詩之爲道本人情窮物化通諷諭發性靈其用至鉅非夫魁奇俊偉之士蘊涵於中而旁薄於外者莫克以爲故明達物務之謂才練曉今古之謂學兩者雖不主於爲詩而非是無以爲詩之根柢今夫學畫者終日規模形似而意象不越尺幅之内誠以帝王宮闕名山大川爲之本則神矣學詩者終日研窮聲病而旨趣不過蟲魚月露之間誠以風謠政治民情物態爲之本則大矣少

陵之詩雄壓百代豈特格律云爾哉天寶以至大曆秦蜀以至衡湘將吏之馴梗邊塞之安危民物之登耗山川之險易一一籍記而圖列之是之謂詩才是之謂詩學後人不得其源依倣而步趨之其亦淺之乎言詩矣余年友戚君珍示少負英絕之姿文名噪天下既壯慨然有經世之志三十年來多更事故馳驅南北攬結豪俊於　朝章國典民風政術細大無不留意具究其所以然故其爲詩本之以忠孝經之以風謠觸境緣情剴摯條達松塘行吳趨行江心寺頌忠烈也關山曲行路

難感時事也崔鎮歸仁黃河諸篇歎民力也其他送遠贈別之作並指事述情文不虛設由其才學精深橫目之所擊衝口之所吐造微極致未嘗與詞人競聲采而自非研窮聲病之流所得窺擬學詩而宗杜陵此其標的矣珍示少從夏考功彝仲游與雲間婁東諸先達相切磨旣出王戶部貽上之門稱詩尤精今其集中詩體勢風格無所不善特其感物造端最得詩之元本世人習知珍示之文章而不悉知其才與學之有大用於世余故具論之今珍示行赴京師將以其所緼蓄者施諸邦

家見諸事業固不屑屑以其詩名而其言之二又可掩乎哉又可掩乎哉

梅耦長詩序

往愚山先生爲余言宣城詩人近推梅耦長第一今年春耦長與其族尊淵公千里挐舟而來爲吾母壽留余山園者旬日因得接其言論誦其歌詩慨然歎梅氏之多才愚山之篤論也別去匝月耦長寄余吳市吟一編讀之翩翩俊邁令人想見其青簾白舫上下楓江笠澤間也世嘗稱詩人喜游蓋以爲山川祠廟之迹草木蟲魚之名足以廣見

聞資採掇而已此淺之乎言遊亦淺之乎言詩者也夫詩之爲道雄放高華綺麗幽折是不一體勁疾沈縣飄揚凄婉是不一聲憂愁恬愉感慨思慕是不一境作者必究其體極其聲窮其境乃可名家譬之辨七弦之燥濕而後雅琴可鼓察六脉之變動而後大樂可和也然使枯坐一室吮墨含毫極功力之所至分寸已極不能自進一旦行游異國覽其風謠觀其變態奪境移情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少陵之詩客秦上隴居夔入蜀出峽渡湖每易一地則詩格變而益奇張曲江晚年詩詞清婉

人以爲得江山之助游之有功於詩如此耆以之詩朴健有老氣此編頗以風調見長得非湖山煙月資其朗藻者乎夫吳音清俊而濟之以燕趙之沈雄秦楚之蒼莽則勝矣而學者常苦局於一隅不能變化耦長師承家學富於年才有愚山淵公諸君相與切劘而宣州居大江上流舟車旁達從此以往吞吐雲夢卷懷華嵩其詩體之奇將霞蒸霧變千彙萬狀而未始有極也吹箎叩劍之餘音何足以域君哉余詩學荒落久矣以耦長千里雅懷輒敢抒其臆論愚山聞之必有以正我也

七頌齋詩集序

潁川劉公勇先生天下駿雄秀傑之士也起家進士爲天官郎以文章意氣擅名中外者三十餘年需次家居不幸病没没之日士無知與不知莫不惜其才而悲其不究於用余與先生交舊竊愛慕先生之文辭恨未得盡見今年春先生之子進士君元嘆來吳門出七頌齋集若干卷屬余序之因是得頗讀先生之詩嗚呼詩之亡久矣莊周稱詩以道性情元微之序少陵詩以爲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昌黎言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

乃則賦詠昔人稱詩之旨如是近代之士深於而術其貌而遺情是故摹倣蹈襲格之卑庸而率體之靡傳會緣飾境之離錯雜紛糅辭之枝其所以爲詩者先亡則其詩之存也幾何矣先生以邁世之才早負盛名致身華要交遊滿天下宜其爲詩雲蒸泉湧丰容華贍乃今讀其集幽思奇語多在筆墨畦徑之外若秋高木脫而白雲孤飛也若濯足清泠踞石彈琴令人忘返也若聞晉人清言味之竟日而彌永也蓋先生爲人倜儻磊落雖聲望通顯每浩然有超世之志讀書學道耽好山

水嘗遊蘇門見孫鍾元徵君願棄官爲弟子居彌
月築堂留琴而去經太原特訪傅青主於松莊坐
牛屋下相對賦詩移日其高寄如此以是知詩者
乃偉人豪士之事非夫雕蟲篆刻齷齪小夫之所
能爲也今人作詩徒能多耳未必可傳先生詩雖
不多要爲能自言其情其必傳何疑焉七頌齋者
先生雅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
應物之爲人圖而頌之以顏其齋因以名其集嗚
呼是可以見先生之風致矣

傷寒意珠篇者吳縣韓來鶴所以闡發張長沙仲景之書也仲景文辭簡古奧質今其傳者不無殘編錯簡晉王叔和爲之撰次括爲歌詩或設爲對問或有所續著要皆不外仲景至金而成無已爲之注然亦隨文順釋不能大有所發明明王宇泰作傷寒證治準繩稍爲更置其章句而卒不能出其範圍也其後有老儒方執中者作爲傷寒條辯一書不甚行於世近喻嘉言竊其義作尚論篇世之祖述仲景而發揚之者非一家矣來鶴自以其說實前人所未有其必有所自得者余蓋不得而

知也余常操兩言以求醫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功已試而無疑也物理論曰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能宣暢曲解不可任言學醫須讀書也來鶴魏國忠獻公之後在宋市藥之禁甚嚴而其家以忠獻故得市當時謂之韓府藥局者也其子孫因以醫名於世明永樂時有院使公茂者與戴元禮齊名傳之來鶴之大父俱精於其術則非直三世而已也來鶴少而工爲文章有聲鄉校困於舉塲者久讀書益多以其餘閒通其家學與徒守先世之故方者相去倍萬也則其所以

闡發仲景之書而自以實前人所未有者豈不可信哉

陸雲士北墅緒言序

陸君雲士高才績學連不得志有司以詩人游輦下諸公間既而應薦試詩賦天子殿前復報罷親老矣遂捧檄莅郟鄏爲令亡何以憂去既除來京師需次銓曹出其所爲北墅緒言屬余序之雲士爲詩長於五言古體王阮亭祭酒以爲得漢魏人遺意其他文章亦有原委自成一家言而北墅緒言者其所著雜文也夫以文

爲戲始於漢人如王子淵僮約揚子雲逐貧淺淫於六朝則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韋琳有䱉表近乎俳而實文之一體昌黎毛穎傳亦其類也其後遞相祖述不可具舉葢才人志士沈淪下僚不得與於乾廷大著作有時滑稽諷刺亦大雅之所必取也雲士此編類乎前之所云者葢其湛思經術之餘勤心政理之暇適然有感直寫胸情而與古之傳者同工異曲雲士洵可謂多才已然此特其緒言云爾

宋犖觀察得三代誥命序

萊陽宋公荔裳觀察自登進士由吏部歷監司至浙江按察使遭蜚語下請室久之放還徜徉吳越間者數年稍稍上書自理

天子察其寃特還故官補授四川按察使又給㳒分巡浙東㕘政時所得三代誥命於是京朝士大夫將致燕喜於公以予與公交善請予爲敘誼不可以辭宋氏爲萊陽巨族累世貴顯公之祖贈太僕烽岡公性剛直博於學問年七十餘賫志以殁考贈太僕長元公以進士令清豐歷禮吏二曹陳情終養遭城陷以死公之爲浙臬也以族子

告變被逮鐵璅琅璫禍幾不測荏苒十年之間仍
得以朱旗曲蓋司憲益州且　龍章炳燿以寵其
祖若父豈非宋氏世有名德源遠流長慈孫孝子
能光大前人之緒雖歷險阻患難而天之佑助之
者固歷歷不爽也與予嘗考人主褒美臣下必追
述其祖父之世德者所以嘉寵其子孫而勸天下
之爲忠孝者也昔周召穆公旬宣江漢告成於王
王錫之圭瓚秬鬯穆公稽首對揚作召公廟器勤
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衛寵其臣孔悝亦假於太
廟稱莊叔文叔之勤曰纂乃祖服纂乃考服因論

諛先世之美而明著之以施於烝彝鼎然自漢魏之間斯意漸微至唐世始有貤封之典率抑殺於子孫所居之官如宰相權德輿大師田弘正皆贈祖父官有差而宰相宋璟惟贈其父衛州司戶爲戶部尚書祖務本無贈李光弼父雲麾將軍楷洛贈幽州都督司空祖以上無贈宋雖有贈官而不同對爵惟今日 國家之制視前代爲無憾宋公親捧 綸綍還故里告於祠墓勒諸貞珉顯揚其祖父斯以見我 國家之重念勞臣爲臣子者當益圖所以弗墜先業仰副

天子之恩命是在公勉之而已

黃庭表文集序

始余在家塾聞婁東諸先生以經學倡起黃君庭表弱冠有名嘗以試事至吾邑余一識之其後余補博士弟子負與四方士往還因得交於庭表葢庭表爲科舉文字時其巾箱中所輯經解累牘矣其言曰文章皆本於六經六經者百家之權輿前古聖人制作備焉猶涉江漢者必溯源於岷山嶓冢非是爲無本也既而與余同貢入太學日益有聲未幾成進士久之僻居海上鬱鬱不得志余兄

弟歡就選人醵金以贈其行會有詔徵天下宏詞之士余首以其姓名言之當事登薦剡試詞賦稱旨乃改官翰林然而庭表之文所尚者經術詞賦其餘事也其在史局慨然有志於班馬荀袁撰志傳最有體要又修一統志浙江郡縣皆其所裁定所論辨刊削極精當然未嘗以此自誇其操行脩潔在京師杜門謝客寂寂也余與庭表嘗經月一見見必與往復論古衮衮不倦今年冬以改卜先人域兆請歸集其生平所爲文得三百餘篇屬余爲之序而其言以爲可序吾文者四人則孝感熊

公㦯澤陳公睢陽湯公并余而四也余何敢當孝感
公吾師也學問經濟爲今之朱仲晦眞西山㦯澤
睢陽吾前輩皆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三先生
既序之矣所以發揮於吾友之文者宜無餘藴庭
表徒以鄉曲之誼故舊之情而不能已於余之一
言乃不敢固辭即以曩者定交本末及聞論學大
旨以復於庭表而已庭表所著經解失之於湞汀
急湍中今所存者易學闡一録及諸經論說一卷
而已葢集中什一也豈不惜哉余嘗論王遵巖之
稱唐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季札子游其標

榜未免稍過而今人好排勝已見庭表仕宦淪落向之親暱愛誦其文者頗揶揄之反加訾毀豈知庭表之文不苟作後之讀其書者雖千載而遠猶當知其學問之本原況於余交數十年親見其畢生嗜學實心媿之其好爲議論者亦未返而自思已矣

隨輦集序

隨輦集者少詹事錢唐高君侍直扈從之所作也詹事文章妙天下以恪勤慎密受知
聖天子載筆 殿廷侍奉密勿者數年於茲感恩

紀遇形諸篇章積成卷帙因御製詩有隨輦之
言敬以名其集屬乾學序之夫詩始於賡歌通於
樂律將以鳴國家之盛宣忠孝之懷此其本也中
古以還風騷之體盛而雅頌之義微激昂感慨之
詞多而和平窈眇之音寡於是乎有窮人益工之
談有不平則鳴之說蓋詩人之溺其職久矣自昔
名世宗工如李白杜甫蘇軾陸游之倫何嘗不思
揚光蜚英竭筆墨之能潤色鴻業而無如身在萬
里希得近天子之光華即嘗一侍班行望屬車旋
出在踈遠因而想像儀衛眷戀闕庭凡其鋪張揚

厲者適足以爲沈吟悵慕之資而已茲非其不遇歟我
皇上稽古崇儒延登才俊之士孜孜如弗及而詹事首以文學被寵遇賜第周廬日直禁中備顧問
駕所巡幸輒從　御製詩篇每令屬和慰問頻仍
賜賚稠疊
主上右文誠超邁百王而詹事之遭逢適於古人遠矣夫不登崇臺不可以言高不窺九淵不可以言深鄉曲小生驟而頌甘泉賦羽獵雖工弗類今
詹事身依　日月親覩天廷紫宮之崇閎千乘萬

騎之雄麗與夫奎章宸翰之日星昭回重以篤膺
殊數游沐恩波忠孝之思鬱盤於中而洋溢於外
其詩之昌明渾厚粹然大雅有卷阿魚藻之遺音
而非尋常應制之詞所可及宜也乾學歷官侍從
亦數奉豹尾之清塵而文筆蕪淺無能發揚萬一
讀斯篇而知非常之遇必非常之材爲能當之而
無負也於是乎書

陝西鄉試錄序代

皇上御極二十有三年而當甲子一元之始是歲
大比天下士儀曹案故事列典試名上請

上重其事命毋循往例并具先經典試者名聞
制曰咨汝某其偕某可陝西竊念臣江介小儒往
者已嘗分校禮闈矧敢多又以滋負疚於知人之
哲㝷又伏念藉是役也得士以儲待國家他日
之使出長入治庶幾塞報稱於萬一乃戒裝首途
二旬而抵其省會監臨都察院都御史臣某實董
其事勅慤有嚴提調官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某監
試官按察司某官某規畫細大罔不畢舉臣某偕
臣某與同考官知縣某等告於司盟戰栗受事爰
進提學僉事臣某所取士若干人鎖院試之得文

之中程式者若干卷拔其尤者刻之爲陜西甲子鄉試録而臣例得有言以引其端夫鄉試之有録也其諸古所謂獻賢能之書歟爰自乙卯裁省闕焉至今

天子以舊章不可廢也俾從其朔臣顧何人遭遇之榮若此乃旅所得士於庭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夫古司徒三物敎民之義乎六德六行六藝爲三物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其發而爲言者又六藝之餘而即其辭之險易顯晦可以觀其人心術之端邪氣質之純雜則今之科舉取士未嘗不有以

深求其本源而古之論辨官材者亦未嘗不試人以言也多士之得與於是者言也而其所以言者必自夫三物者也陝西古雍州其省會則宗周畿内之地秦漢唐之所因也直西北幅員愈廣徼塞益斥兼古涼秦梁三州而其風俗往往不甚異於古人才質直厚重有彼都人士之遺風巖棲谷處懷遯世之高節者至今尚有人也以周官之制言之豈非六鄉六遂沐浴於三物之教最先者乎吾聞吳季札之觀樂也稱秦爲夏聲夏者大也蓋以其風俗勁猛車鄰駟鐵車馬之盛馴至強大云爾

而平王東遷以前雍州之治秦漢之故都皆在王
畿之内有文武之豐鎬靈臺辟雍故址所爲講學
行禮者往往而存札之稱二雅云見先王之遺民
有文王之德稱頌云五風和八聲平以爲盛德所
同至其於二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其作詩之地
風化所起爲豳岐及終南山此皆周之故札亦稱
秦爲周之舊則夫所云夏聲者特就秦之政教言
之耳然而周文武之敎化雖經秦變易之後而其
風俗猶有存者故先儒謂其土厚水深其民厚重
質直以善導之易於興起而篤於仁義豈虛也哉

比年西南用兵秦地繹騷然獨能矢同仇之義折
箠以驅猰貐自逆孽旣平
天子念秦民困苦軫恤有加湛恩汪濊無不沐浴
厚澤今　國家益弘作人之化
聖德淵醇有雲漢爲章黃流在中之美則雅頌所
稱比之豐鎬爲已過之其所光被也遠矣多士幸
生其鄉列於是録者豈直以其科舉之文爲中於
程式而已哉必將有以仰副我
皇上德造至意以不媿於先民有作其可也夫書
其德行書其道藝是獻書之本意也臣故綜其原

流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戊辰會試録序

國家典章完具公卿大夫循理奉職足用爲治獨衡文之任視他職事爲難聚天下才俊之彦比度於豪芒分刌之間少有不明且當則議論滋起即明且當矣人各享其敝帚鮮有能降其心以相從者然文有定論物有定稱或一時而即服或久之而後服其是非得失不容誣也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會試蒙

皇上簡臣熙臣乾學臣其範臣重爲考官蹔離

闕庭惶悚累日仰惟
皇上神功聖德度越千古臨朝聽政不遑日昃璇
璣神運興致太平間以其暇措思經術留意文史
發揮千聖之奥闡繹百王之秘蓋將上規姚典下
述殷盤
聖學淵深誠非編削磨研之臣所能仰副萬一至
於委任司衡瑣闈取士所以牢籠豪俊模楷人倫
臣乾學資力譾陋何以克當既伏而思之司馬光
自言生平無不可告人者惟其誠也其所以語劉
安世者亦惟其誠也心有所必盡力有所必竭才

有所不用智有所不矜一時之毀譽固弗暇計矣
臣竊念入官以來以編摩爲職業材固弇淺冉冉
將老
皇上不以臣鄙鈍頻加擢用生成之感同於天地
然未有涓埃可以報稱者學問荒落才具疎略比
於朝士之中最爲庸下差可自信者誠耳自拔坊
局洊膺右職雖事任有緩急曹署有久暫要皆以
實心不敢聊且當官盡職矢心幽獨遇事不可持
之斷斷坐是多所觸迕然臣亦不敢恤何者誠不
敢欺君父也校文之役自來流俗議論皆以風

氣高下當追逐時好不當苟為異趨又有謂士子得失有命主司亦不能強何用多煩擬議又言士子雖試三場實視首場書義為去取甲乙其經義及格而已至二三場乃有數策點判之謬此言非獨主司即士子亦自以為然以故通經績學者愈少胥天下而務為淺中速化之術敗壞人才貽憂世道他日見用其詭遇之情弋獲之術埶習以為固然豈復能出身為國少有建樹臣謂為此言者皆他日不肯盡誠苟且塞責以欺罔朝廷者也若臣少有此心天地神明實所共鑒賴同事諸臣

才識皆勝臣 欵欵精誠並相證諒自瑣院之後覃
思校閱常恐悞失一才既筋力就衰燭光摩蕩老
眼昏花然批閱每過夜分乃止通懷咨訂審決去
取標題甲乙遂告成事雖未知文體視古何如要
於竭忠盡能不欺 君父則臣等皆可以自信者
也臣竊覬
皇上用人行政孳孳求治凡事必以實心精意感
孚萬類臣等幸事
堯舜之主曠代遭遇不敢不仰體
皇上之誠以當官任職蓋不獨校文然也要之別

裁偽體力汰浮辭拔通經績學之士以助文治之成臣等實矢之司盟竊比於古昔先民執事有恪之義焉自茲以往士皆湛深六籍含咀陶咏有所自得知淺中速化僥倖於一時之爲可愧沈酣泛濫篤實輝光文運不振在此日矣因舉易文言乾九三之義進多士而告之曰夫子不云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後世辭章之學所以爲末可幾於道者豈非以其弗誠哉言之至誠風雷且爲之感動然後乃可以居煊赫天壤之大業今多士惟不敢爲淺中速

化之文而本之以通經績學特誠之小者耳推而
大之今之連篇累牘皆對　君父之言也亦所以
質之於古聖賢者也異日立身行己事上使下有
一端之負疚則爲不復其言有欺　君父而獲戾
於古聖賢矣多士其朝夕惕厲黽勉報塞以上應
乎
聖人之作乎而取則乎古大臣之棐忱也是臣等
心也多士識之哉信能服膺斯義體認而擴充之
則　國家既收得人之效而臣等亦藉以竭以人
事君之誠矣臣謹序

田間全集序

三十年前桐城姚經三嘗手一編示余爲其同里錢飲光先生所撰田間詩集余日夕諷誦心儀其爲人已得讀其文則益慕之恨不即造席奉敎也歲壬子冬忽來都下館余座師龔端毅公家因與訂交歡甚明年余將出京與葉訒菴張素存諸公邀之共遊西山蕭寺清宵劇談益悉其生平本末暨余家居二年再入都以丁太夫人艱歸先生時訪余廬居或不至亦因風便通殷勤焉丁卯春余在禮部方有文史之役即安得飲光先生北來一

切與就正平分兩月光祿餼金寄樅陽爲治裝惟慮其老不堪遠涉耳乃健甚慨然脂車既至盡出所著書所謂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詁及諸詩文讀之眞定宛平兩相國及余季弟立齋皆篤好之因謀爲授梓以傳吾觀古今著書其人未有不窮愁者先生自甲申變後南都擁立新主姦邪柄國羣小附之濁亂朝政而爲之魁者其鄉人也以夙負盛名之士慷慨好持正論與鄉人迕及其得志脩報復固欲得而甘心焉刊章捕治將興大獄於是亡命走浙閩又自閩入粵崎嶇絶徼數從

鋒鏑間支持名義所至輒有可紀旣領外[illegible]窮年歸隱乃肆力著書今且四十年矣今夫易聖人所謂憂患之書也泰否剝復諸卦爲君子小人消息倚伏之機而詩之作也則又多出於貞臣志士感慨激揚之懷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有不容自已者先生旣窮而著書乃尤致意於二經又有取於蒙莊之曠達悲正則之幽憂手輯其書爲之詁釋其志足憫矣其他遊覽紀載投贈之作無非原本此志未嘗苟作也頃以校書至吳寓余花谿草堂且一年所今年余乞歸迎余於惠山年七

十有九登山渡澗上下相羊不異強壯少年飲酒談笑與十五六年前無異莊生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然則先生固人中之松柏而其所爲文亦猶夫凌霜犯雪之菁葱挺秀非凡卉之可比擬也余幸得官侍從歷卿尹兄弟受國恩至重顧於青蠅貝錦之詩恒兢兢焉憂愁偪側不能終日余特服先生能信心獨行卒自免於小人之機械而余不能隨時韜晦以終脫於憂患序其集有深感焉

余年二十五充貢入太學摩挲石鼓文字討論燕昭以來雄都舊蹟一時茫然無所質證後數來京師謁王文貞公少宰北海孫公爲言舊蹟甚悉亦略辨記載之訛爾時摳衣循牆侍先生長者側未敢越席而問既入翰林交於秀水竹垞朱君君博學洽聞叩之不竭嘗與聯騎出指示某處某朝舊蹟若指諸掌如羅城西南憫忠寺唐太宗所建問君唐時此寺在幽州城内否曰在唐幽州鎮城内東南安祿山僭號所稱潛龍宫者亦在此地有唐碑曰大燕城内地東南隅有閔忠寺門臨康衢此

碑爲李匡威所立藩鎭驕橫猶仍大燕之稱遼金因之爲京城遼時聞宋眞宗討令燕京閔忠寺建道塲金大定間於寺策試女直進士此其故實也問天寧寺白雲觀唐至遼金亦在城内否曰在城内西偏元初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實之燕城以廢惟浮屠老子之宫不毀虞集遊長春宫詩序可考問今西華門在唐時何地曰在幽州城東北往年中貴於西安門掘得古墓志良然問梳粧臺相傳蕭后所建非歟曰金章宗爲李宸妃築在都城東北隅問昔時城門名至今於人猶稱

如今廣寧門即金彰義今人只稱彰義何也曰金
正西門爲彰義特與今廣寧相近耳問今都城即
元舊基否曰遼金都城即唐藩府牙城金曾經改
作又拓大南城至元二十三年移城東北故金源
大安殿元時即爲酒樓明太祖遣徐武寧平燕廢
元都城縮其地立北平府靖難後營立北京倣元
制度去元舊城稍南數里嘉靖中以邊警增置羅
城益非遼金規橅矣今德勝門外八里土城關薊
丘遺址慕容儁銅馬門當在此元爲健德門蓋武
寧撤去後又移南數里改曰德勝也君又言白馬

關帝廟在今紫禁城北元時在大都城外迺易之詩云祠宇當城角是也梁氏園舊有遼金別城遼時蕭太后居焉元遷都稍東舊城東半入朝市西半猶存城址葢千百年來城郭宮殿之變遷梵宇廛市之改易君精心搜討所至訪求或得之殘碣古碑或聞諸山僧野老默識不忘言之滚滚余嘗病劉同人帝京景物略煩多牴牾勸君錄所見聞爲一書以比西京雜記三輔黄圖之義君笑曰諾踰年書成曰日下舊聞余輟光禄餼金助剞劂費爲序其大凡如此君有嗜古癖考證尤精家舅亭

林先生嘗歎服亭林先生金石文字記言閔忠寺碑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思明伏誅後重刻者君辨之文中凡唐字其初必燕字安慶緒賜史思明姓名爲安榮國其初必安榮國也思明降而復叛旣誅之後安有反爲勒名之理恐亭林復生不能難也房山縣有六聘山定爲晉霍原所居崆峒定爲幽州地甘棠紅白二種定爲蘋果楨子又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證召公爲黃帝之後據王符潛夫論知燕師完涿郡之城皆前人所未發君嘗遊嶺南記得劉鋹鐵塔文以付吳志伊編入十國春秋

遊於大同過應州逆旅得朱邪府君碣乃唐明宗父事蹟過代州見李克用先世碑國昌號德興史所不載過榆次見李光顔父良臣碑累世姓名官爵唐書皆闕光顔論功請葬其兄并軼其事又於殘碣知唐時手刃宋金剛者郭姓君之學可謂勤且博矣余少好古年垂六十不能強記巳矣當世有鄭夾漈王浚儀累朝文獻藉以不墜學者毋易視之也

惰園文集卷第二十

序三

古今通韻序

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若干卷翰林院檢討毛大可撰本檢討蓋積數十年精力為此書旣應詔試詩賦稱旨入史館又五年乃上之夫韻書蓋小學而不究其義則六經之文與古辭賦其讀有不能通者天子乙夜覽觀以為有裨於好古之士温綸嘉奬同館諸先生使之雕版印行而檢討以其序屬

某爲之且自述其所以作書之意以爲韻者樂之節古散文多有韻韻書不起於江左起於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韻一卷其後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略李概作音譜周研作聲韻其書皆不傳四聲起於齊中書郎周顒作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有四聲切韻類譜其書皆亡至隋陸法言作四聲切韻則又分東冬鍾江諸韻爲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爲聲律至天寶間陳州司馬孫愐因爲之增脩改名唐韻宋景德祥符間陳彭年等重脩名大宋重修廣

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并其門爲一百七部今遵用之平水之謬不特古韻不可問即如律韻有誤并者有誤删者有誤移者至於字之脱誤即李杜韓柳元白及陸温李諸律尚多遺韻也是書一仍其舊不立門部不改換音紐第增諸韻及唐人所用之字於各部中其五部三聲兩界兩合諸條則前此所未有者五部三聲皆起於虞書明康之協即五部也熙起之協即三聲也不立兩界則有疑易象旁通情也以御天也爲無韻毛詩靡神不宗上帝不臨爲方言者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爲失韻戰國策亡羊補牢未爲遲也爲散辭者不設兩合則有改毛詩匪棘其欲爲匪棘其猶改楚辭恐時世之不固爲時世之不同改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前瞻京臺囿爲金臺國者甚矣其爲說之密也予於聲律之學少未嘗究心竊聞緒論於先舅亭林顧先生先生嘗述陸德明之言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以正吳才老叶韻之失所著五書大要以四聲一貫與三聲兩合之說尤相齟齬未及見檢討之書而墓木拱矣檢討嘗與予往復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某無似不能爲說以

通兩家之郵惟是二書各有歸趣要皆積數十年
精力爲之其必傳於後無疑者先舅藏書名山以
俟後人而此書遂達　御前宣付史館刊行於世
昔沈休文之作切韻數譜與陸厥書謂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而梁武雅不好之有何爲四聲之疑周
捨有天子聖哲之對而當時卒不用其書今檢討
乃遭遇
天子右文超越前古不遺小學俾廣其傳豈非重
有幸也檢討學殖閎富所著書尚多在詞館積俸
當遷坊局遽請急以去其志行高潔如是於其行

也爲書大略以應其請云爾

許甫草文集序

自經義之作足以役天下之學士敝耗歲月以干祿仕於其他古文辭皆不暇以爲至於無一能則已矣有明三百年以來古文之卓然成家者落落可數若王遵巖盛爲今世所推許而其體裁要爲不及前人則官與年誤之也夫文章之道非浸淫於六經諸史百家不足以大其源流非養其氣使內足於已而後載其言以出則病學醇而氣足猶必廣之以名山大川覽古人之陳迹又益以交游

議論之助使盡天下之變而後求之前人所以裁製陶鎔之法以歸於簡潔乃始爲文之成夫是數者責之科目之士固已甚難第進士服官即又有所不暇而素未知名於時其力或不足以自廣此其成之所以益少也吾友計子甫草其文浩汗閎博不爲無本之言而意所欲吐無不曲折以赴即未知於古人爲何等而擬之近世之成家者要不多屈夫計子之名在天下近二十餘年然一舉孝廉而廢時時游京師齊晉楚越之間頃歲客賴與劉吏部公勇尤善賴上之文益多夫其前後通塞之

故此天所以資訏子也凡吾所謂有害乎文者訏子皆無之而爲之助者又莫不具焉則信乎其成之不偶然矣頃者與訏子語自以其才之不竟用於世也往往多牢落不平且見於其文者有之向使訏子不廢以其才名自致通顯此時或在館閣不者宜爲外吏使訏子爲外吏一旦繩以近世所用考成之法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即在館閣館閣之先後訏子之時而入者多矣束之以諱忌而馳之車馬之間開口議論其能以有立乎況上之而爲公卿其忌諱益多其學業尤不能專且篤乎以視

夫詩予之文吾知不以易也故因序而爲之廣其意且以交勉焉

田漪亭詩集序

文人遞相祖述而流別萬殊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理勢之自然然而屈原宋玉逞放乎風雅之準則而蘇李又裁斂之齊梁陳隋流蕩乎蘇李之緼藉而沈宋復峻整之若有相循之義焉自是而後無能出唐人範圍述而不作亦已久矣杜少陵集中無所不有韓昌黎又獨出横空硬語白太傅能採摭里俗之言此有宋諸家詩人之門戶也學蘇

黃者必追蘇黃所自出學放翁石湖誠齋諸公者其有不知諸公所自出乎宋詩之於唐詩音節稍異耳五七言律絶乃唐人所創爲也彼宋人所謂奪胎換骨推陳出新豈能如雀蛤雉蜃野鳧石首改狀移形哉予故嘗以爲唐詩宋詩之強爲分別亦如初盛中晚之強爲分別云爾我友田漪亭先生山左之詩人也性情和厚學問沈博浸灌予得其山薑續集讀之則居然東坡放翁之詩也予因以示坐客曰如漪亭先生吾直不能禁其爲東坡放翁矣此固能追東坡放翁之所自出者也曹庶子

峨眉亦以予言為然峨眉云漪亭此集都得之皆
河華峰間又自序以為邊華泉李滄溟未見有專
集紀其鄉山水以為缺恨邊李二公工為唐詩者
也特未知九原可作見漪亭此集其驚歎涌躍為
何如哉

漁洋山人續集序

新城王先生阮亭刻漁洋山人續集成序之曰詩
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辭則贍矣而韻或未舒
至於唐古風近體兼作聲文相宣一不差圭黍而杜
子美極風雅之正變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其

後韓退之去陳言爲硬語時則有若孟郊盧仝李賀劉乂馬異爲之輔白樂天趨平易爲奔放時則有若元稹楊巨源劉夢得爲之朋李義山變新聲爲緜縟時則有若溫庭筠段成式爲之和非不欲決子美之藩籬別成一家言然卒莫能出其範圍特具體焉而已予嘗合錢受之胡孝轅所輯全唐詩而裒益之審其正變竊以爲詩人之能事備焉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

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絺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圓而不能成方者與先生弱冠成進士遂以詩名海內自揚州推官入爲曹郎擢授翰林弘獎風流振興古學京輦士大夫言詩者以先生爲正宗先生之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辭焉必潔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愼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

猶未知先生之詩者也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張子曰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陿隘矣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之樂而無崎嶇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

姚黃陂疏草序

僉都御史黃陂姚公奉　命撫蜀行有日矣裒輯其自入諫垣及佐憲府所上疏草若干篇示予曰昔韓稚圭初欲焚其諫草又以為前代諫臣嘉言讜論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若削而燔之後世何法因輯其前後奏牘曰諫垣存藁

錄而藏之予何敢比擬古人但自蒙　恩以來竊
欲效其尺寸薄有芻蕘之獻
皇上聖明不加罪譴累荷　拔擢今受事遠徼感
激
聖恩輒一一錄記惟君兄弟知我君爲我序之予
旣爲文以送公行因公之請復爲之序曰自古人
臣以敢言極諫爲直而人主以能受盡言納諫爲
聖而上下數千年之史記往往代不數人或其人
止一二事而爲之立傳讀之者亦以爲此不可多
覯之事何其難也故論人品者其公私誠僞於言

事之骨鯁柔順見之論治道者其理亂興壞於諫
官之禮數隆替見之范希文謂忠者骨鯁而易疏
佞者柔順而易親但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喜也公學富而才高器宏而識遠自在
諫垣累數十上疏皆訏謨讜論關繫 國體民瘼
之大者疏上輒報可嘗典試江西還請豁南昌諸
郡逋賦百萬立見施行公以言路少壅請開科道
風聞之禁在廷諸臣以爲怪駭内閣宣
上旨令面對豫敕九卿詹事科道齊集旁人爲惴
恐公廷論侃侃

天語溫霽令盡所欲言公從容奏對反復詳明
上心喜令宣付史館及　中旨用一二通醫術者
公以爲此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即罷謹勿用
上雖有時降　旨詰問心契其忠未幾而内擢卿
寺一二年間遂躋僉憲今且擁旄鉞開府於蜀則
公之所以結主知
上之所以用公者豈非以其言哉古之人其臣有
一言之善其主有轉圜之從猶且大書特書而況
公累數十萬言皆鑿鑿有裨益而見諸施行哉漢
文帝嘗止輦受言而賈長沙上書且不能排絳灌而

進之元帝徒知旌朱雲之折檻而卒未能大用惟
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幾於諫行言聽而晚節有不
承權輿之憾今公乃幸際
天子仁聖言多著於律令身都顯庸後世之士讀
公之疏必且踴躍於昇平之會而又因以歎公之
進切直之言本於其公忠質誠未嘗以利害禍福
動其心而卒之有攸利而受其福也此其主聖臣
直爲前古未有之盛而其言爲可傳也而或者以
爲今時諷諫之篇少不如貞觀則人臣自無魏徵
王珪房喬李大亮輩耳苟有獻納必且從容虛受

遠邁唐宗請以公爲左證可矣

三撫封事序

國家之用才也願得忠果毅直之士不願得謹愿唯諾之士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者也然士大夫仔肩艱鉅非才不足以勝其任矣必且受摧折而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而後足以爲人之所不敢爲言人之所不敢言中丞慕鶴鳴先生釋褐令錢塘右遷郡丞粵西錢塘煩劇令其地者鮮能自拔粵西蠻獠荒遠丞又往往以冗散自暇逸而公皆以治行尤異聞蓋其自下吏時風采已概見矣

旣其守與化也海氛方熾廷議姑聽撫因遣廷臣
往覘之郡守封疆文吏無與俱往之責而公自以
諳賊中情勢毅然請行探鯨鯢之窟於驚濤駭浪
之中卒得其要領還報狀
上於是欲大用公矣不數歲自監司擢方伯驟加節
鉞公之在吳始以旬宣之寄當清宴之日專意求
講田賦戶役水利以紓民力其旣開府則以滇逆
煽亂海波復興兩浙剥膚三吳震鄰而公旣得竟
其前之所欲爲且大脩水戰火攻之備精思密算
智創若神江海之間繄公是賴歲大饑發藩庫金

易米江楚平糴請寬諸郡逋糧及歷年坍荒地丁無算
天子嘉乃績寵公以官保旣用他事罷官亡何即家起公撫楚尋移之於黔河議之起也
天子旣以總督漕運來公於黔而又諭公星馳至淮參評其事而公議與河臣異同上疏廷辨之
天子重其事使者視河往還數輩於是疑公論有所偏主下公卿鞫治公口陳手畫曰某處宜疏某處宜塞某處雖疏不久當淤某處雖塞不久當決行臣說而不效臣請死其語頗聞於

上前以故廷臣當公罪而
上竟貰之放還田里予時備員九卿聽其滾滾言
論其精敏強力信其所是而不苟與人同其可否
有如是也公先後所上章奏不啻數千已有成書
兹復手自刪定取其尤切於當世之務者若干篇
名之曰三撫封事總漕奏疏附焉而屬序於予且
曰此其中多有為
上聽用而見之施行者其未施行者後之君子亦
或有取也吾自此入故鄉山谷間優游以終餘年
矣予既不辭而為之序復諗公曰公尚未竟其用

如公才非可終老於山谷間者吾所謂受摧折而其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者正公今日事矣公三撫所請興革皆爲人所頌述予吳人也次其徵撫吳時尤悉云

金鼇退食筆記序

高學士澹人供奉　禁庭八閱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辭古文及扈從日抄每脫藁即以示予予嘗序而刻之矣一日以金鼇退食筆記授予按閱澹人賜第在禁垣西北密邇祕苑金鼇蝃蝀其入直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蹟筆之於

書退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人志也予嘗謂澹人之遭遇爲曠代所不易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沈潛篤實有出尋常萬萬者予輩數日一輪直齋祓待事淩晨入 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至尊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 便殿備顧問
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咫聞管見之易以仰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
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

睿藻天葩炳燿簡冊其不可及之一也其趨朝常聽
曉漏至暮乃出或及夜分自非有所患苦終歲不
請休沐是所謂金鼇者特戴星出入其間耳何嘗
有稍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徵信載記以成
是集其不可及又一也是書體製略近於三輔黃
圖東京夢華諸書而采綴特爲閎博其地自金元
明以來所嚴閟外庭罕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
或中涓從事識謝通儒雖有簡畢無能考正故自
陶南邨輟耕錄以至上林彙考帝京景物略酌中
志及前朝大臣遊西苑詩及記皆不如澹人之得

之見聞之眞跬步之近敘述之詳且核也其意以爲溫室之樹固有所不得而言而靈囿之樂有與民偕之者筆之於書見　國家之深仁厚澤焉其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囿較隋唐僅十之三四至於我　朝而曩時離宮別館頽廢者益多矣讀是書者益徵　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爲萬世子孫取則則又匪直文辭之美記纂之淵博已也

香草居詩集小序

長水李斯年贰曾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雋才俱

好遠游六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曾游黔中而分
虎尤越在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當是時海宇方
晏安分虎孱焉一儒家子挾三寸不律與健兒馬
客相徵逐嘗涉洱海汎昆明簫鼓樓船臨風作賦
乃分虎纔一削蘽棘僮爨婦爭譜其音節以相娛
樂抑何壯也既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末不可以久
留則由金茲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曾間關跋涉以
帰蓋帰甫踰時而西南之變作夫分虎以曾參嚙
指之痛得遂其沈烱還鄉之思詎非幸哉故分虎
所爲詩沈雄感激多仁人孝子之言歌有思而哭

有哀吾知其源於性情者深矣今香草居諸什是也分虎屬予點定既竟綴數語歸之

四書易經纂義序

高密王先生所著四書纂義若干卷易經纂義若干卷齊魯間學者多宗之予從少宗伯子言先生所見其書宗伯少而受學於先生之父　先生今其年九十矣故著書者年巳七十人猶稱之曰小王先生而宗伯家子弟又皆受學焉蓋其父子閒自爲授受而所傳寖巳廣矣其書大抵四書主章句集注或問易主本義而參以朱子之門人及朱

子以後諸儒之說及蒙引存疑淺說諸書間有發明亦必衷於至當而非臆斷也愚嘗病永樂中之纂輯大全者探摭未廣宋元人經解尚多遺漏今又將三百年有明一代諸儒之說亦當節取庚續每欲啓之

主上會諸書局皆未竣弗果今已歸田子言方爲春卿宜以斯事爲職分乘間言之若纂義一書乃他時脩大全者之椎輪土鼓而先生父子亦可謂當世之儒林祭酒者也抑漢之爲魯論者以安昌之貴而加多故時人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老王

先生有宗伯爲之高弟學者之視其書儻亦張文之比邪豈止行於齊魯間也易自王注行而鄭學絕愚又病夫略象占而談義理者之偏也高密固鄭公鄉也爲我諗王先生得毋有意更爲一書以發康成不傳之旨乎愚雖老於田間當更爲先生序之也

中庸切己録序

中庸切己録者南豐謝文洊程山所著也程山集宋元以來諸先儒之義疏間以已言參會而成是書其自序名書之意以爲學術不明世道人心之

陷溺皆由於本原之不正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其論可謂篤矣然所謂本原不正工夫不切者非必盡庸俗人也其間每有才雋之士不爲躬行實踐而求之於杳冥恍忽以爲道體不爲蕩平正直而託之於詭譎橫縱以爲作用立心之始已異於爲己之學其於理也既有所蔽而其於事也爲謬不可勝言矣即中庸大學漢以來在戴記中自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及第書大學賜呂端及第説者謂自此已開四書之端橫渠先生少無所不學當康定用

兵時上書謁范文正公言兵事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程朱未興之先而仁宗之爲君文正公之爲相知中庸之切己若此奈何當諸儒先闡揚大著之後而獨有漫然置之且顯然倍之者哉此程山之書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也

毛大可古今定韻序

韻雖出於人聲實天地自然之籟也太古已不可據六經中明良之歌與夏歌商頌風雅彖傳用韻者不可勝舉而沿及兩漢莫或編爲韻書魏李登

作聲類聲以類名其即韻矣而書不傳於後世魏
晉間又有孫炎作翻切書亦不傳即其名以求之
則道理至精極妙翻如大通同泰六朝人能以決
休咎切與韻源異而委同如岷山導江嶓冢導漢
至大別而合一蓋勑於厨天於然皆異切而必合
爲一韻治水者濬其源而委自平治字聲者明其
切而韻自定不易之道也沈休文但分四聲未聞
其作韻譜隋時陸慈始作切韻雖其書亦不傳而
觀其立名之意則深合於源異委合之義矣唐天
寶間孫愐改切韻之名爲唐韻雖士人口語或存

切韻之言而既經改易則唐韻之名曰彰切韻之名曰浗傳訛至於今世小學者家著書行世居然名孫炎之翻爲切名孫炎之切爲韻又或者謂翻即切切即翻名實混淆不可窮詰今時孫愐唐韻已不傳即宋禮部韻分二百六部者亦不見用惟用一百七部之平水韻而已蕭山毛大可博極羣書作古今定韻定韻一書廣引典籍以定正字聲又於李登至劉淵其閒唐宋韻書因革源流與夫同用通用轉用之故世所不審者無不詳備誠古今韻學之大觀也今世人材蔚起追比於景龍開

元天寶大曆曾是作唐人之詩而可株守劉淵之韻乎是用爲之序公其美於天下焉

春秋地名考略序

宮詹錢唐高澹人作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既成而示予屬爲之序蓋左氏之學莫賾於地名得其解者惟杜元凱氏在前雖有應仲遠賈景伯諸家不之及也元凱既作經傳集解又爲長曆以正閏朔爲世族譜以紀統繫爲釋例土地名以求會盟征伐之迹亦綦備矣惜其書不盡傳鄭夾漈謂杜預解左氏顔師古解漢書爲左班功臣顔氏所通

者在訓詁杜氏所通者在星曆地理顏氏治訓詁
如與古人對談杜氏治星曆地理如羲和之步天
禹之行水誠哉言也然杜注地理於其所疑則僅
曰某國地於其所不知則曰某地闕而已蓋地理
之難言也今之去古視杜氏又遠矣說地理者有
司馬彪闞駰京相璠宋忠司馬貞杜佑賈躭李吉
甫諸家言人人殊安所取正予嘗謂求通於後世
之史志不若讀經注疏讀注疏又不若潛玩經傳
之本文誠能貫通全經而以意求之當必有迎刃
而解者如齊晉戰鞌公羊以爲去齊五百里即齊

之邊邑亦不若是遠矣讀本傳三周華不注之文
而後知其在歷下也楚山有大別鄭氏以爲在安
豐矣讀左司馬之言曰沿漢而與之上下而後知
其在漢口也古言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
在晉之西矣乃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
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也晉有二
瑕一在河外而解者混之及觀西師之侵在河曲
宵遁之後詹嘉之守在桃林築塞之時而後知河
外之瑕必不可混於河北也斯非其淺而易見者
邪嘗欲用此意勒成一書卒卒未暇濬人乃先得

我心亦足快矣噫嘻左傳一書固萬世經術之祖也學古而不通於春秋譬若溯河而不探其源尋枝而不揣其本必不得之數也試畧言之吳闢邗溝以通餫道此枋頭堰淇之嚆矢也闔閭之伐徐也防山而水之此智伯決晉之濫觴也孫叔敖治芍陂以溉雩婁其孫掩爲令尹復修其術此秦陘翟陂以下言農田水利者所由昉也至於齊塹防門始於平陰楚營方城亘於宛葉其後燕之汾門魏之濵洛秦之起造陽而抵臨洮皆權輿於此矣若夫虎牢之爲成皐也穆陵之爲大峴也鍾吾之

爲宿豫也州來之爲壽陽也沈之爲懸瓠也申之爲宛也甯之爲脩武也鍾離之爲濠口也大隧直轅冥阸之爲義陽三關也渚宮之爲江陵也夏汭之爲武昌也澶淵之爲三城也笠澤之爲五湖也皆七國漢楚吳魏六朝高齊宇文唐宋之君所爲百戰而爭者也而皆見端於春秋是故欲識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不知春秋欲讀後世之史不可以不知春秋此書匪直元凱功臣抑且爲禹貢職方之適系體國大業粲然備矣

今天子覃精聖學　特命灊人總裁春秋講義以

左氏爲綱領子兄弟隨澤州桐城諸先生後又與
濳人同拜　命脩一統志發凡起例將於是書考
正而濳人且進之　黼筵上備乙夜之覽度必有
當於　睿懷之萬一者謹泚筆而序之

曹峨眉文集序

說者謂唐太宗雄才盛略致治太平幾及三代而
文章不能革六代之陋其後百餘年王孟李杜輩
出始以詩盛於開元天寶之間及元和之際韓退
之柳子厚與其徒㧞爲古文根抵六經馳驟班馬
於是齊梁綺麗之習無一存者天下至今宗之而

方其始也以房杜王魏之相業虞褚歐薛之文學
而終不能與於文章之事則毋乃文之興也亦有
其時雖有聖君賢相相與極力推挽而不遇其時
焉則亦終於無所濟然則有其才而又遇其時以
興起斯文而復之漢唐宋之盛可不謂大幸與今
主上好古右文　國家之開創未四十年作者肩
背相望如吾友曹子峨眉其一人矣曹子與陳子
椒峰皆生長吳會以古學堅苦自力曹子之志所
欲疏通發明而見之文字者由六經而下及於西
京以後之書無所不讀旣粹然一出於正而其邁

往恣肆之氣仍寓於規行矩步之中故視近世之所謂株守繩尺者岸然不屑也間以其餘力為詩則駸駸乎軼大曆貞元而上之方刻其詩文若干卷行世而適會

天子下詔求博學宏辭之彥備左右顧問執政素知哉眉遂以其名上而陳子亦與焉二子素翺翔華省聲譽煌然是舉也

當宁必將一見而有宣室之問延英之訪則豈獨斯文之興也有日哉昔韓柳二公以文名天下也當元和之盛淮蔡削平河北奉詔之日其所上聖

德頌平淮西表鏗然與雅頌齊聲今當三孽蕩
平之後子屏處草土無能有所著述以揚厲　國家
之盛德大業垂之無窮於曹子是集不勝厚望矣

葉蒼巖詩序

雲間葉蒼巖先生輯其詩號蒼霞山房詩意自
戊午秋七月以前者多在虔州詩以後者多在秦
中詩雜以過家及入都諸作總若干卷先生自詞
館出爲郎署典試秦中還司關虔州會嶺表梗塞
羈棲章貢戎旅間關來復其所旣而祇　命督學
三秦所歷長城羌塞關隴棧道篇什之多視在虔

爲倍之予觀有明三百年督學秦中者楊文襄爲最其後功名遂著於秦文武器識爲一代冠冕今先生先後再主文柄於秦地秦風古多豪勁自被先生之教澤而文體彌更雅則其得士之盛人以比之楊文襄其功名所至殆未可量詩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蘊也然其無所依傍多發天然以陶冶性靈而未嘗規規於擬議之議之也亦豈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到也哉

誠求堂贈言序

惟誠至實而中孚之象虛言其體也中孚六爻象

鳥卵孚者鳥抱子之名其字從爪從子取會意鳥之抱子也其情至專寖假而𣪊生於虛焉今夫人心虛之而後可以受善集衆善以措諸事則事無不治設也事未至而先擾擾焉或中有所主將扞格而不相入矣誠云乎哉是故惟虛能誠中孚也定山瀫江才士旣受事於杞而以誠求名其堂一日裒其出都時及在杞諸大人先生之贈言問序於予賢哉定山其亦有虛受之懷乎諸君子之贈定山也不一辭要期以事業之遠大而勉其追蹤古人在定山觀之則皆誠求之資也豈僅以雅游自

詡哉操是心也以往則豈惟一邑受其賜他日者在陰之和上契於攣如之眷同德交孚賡歌虞陛皆此一誠爲之矣定山勉乎哉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游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予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

唐自乾元先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鉛槧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展轉洄洑及於淪胥而無所底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予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京師也已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世鼎盛鮮裘怒馬出與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醉卧胡姬之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

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
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為荊棘以棲冷風故
其詩亦一變而激昂獻欷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
悲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所裒次自十七八
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得詩凡若干首其年之情
性具見乎此矣予又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
於顛躋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
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
若陳子則膂力方剛遭遇　國家盛典致身侍從
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獻欷者

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又將變已

虎丘山志序

新刻虎丘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爲十卷旣告蕆寓書京師屬予序予惟此山有志昉於明初王仲光賓賓蓋據曽王父孜雲嶠類要舊本然巳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鴈門文肇祉本最後則松陵周氏本周本緐芿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鴈門本也伊人折衷三家芟蕪剔蔵發凡起

例其功爲鉅嗟夫茲山之有聞於世也舊矣其間
洞壑巉巗林巒秀削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
山美樹舉湮没於聲歌酣飲之中其識最鄙不
足道即一二好古之士問闔廬之古墓訪王珣之
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亦第以風流相歎悼耳
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眞者踳駁者不録文
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録山川景物亦嘗廣搜
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聊爲茲山備掌
故耳惟遇古今奇偉節烈之士及一切名賢理學
幽翳不傳之區如唐顔魯公宋尹和靖諸剩蹟不

惜鈎深摘隱大書特書若惟恐忠孝之或絶於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於天下也如伊人者可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别擇其亦將撫是編而慨息也夫

張君判武定送行詩序

州從事其禄蓋微矣士有懷才負志而屈於此可惜也而張子之爲武定州判官乃得送行詩若干首之多其以是行爲張子光寵哉不知張子者無論已知張子者謂當排金門上玉堂而乃持版走趨風塵碌碌又前古以州統郡則刺史之任崇而

僚屬之秩優今之州守且與令長無異則其僚屬直縣之丞簿尉云爾以是爲張子惜也然未可爲知言也古之爲祿仕者抱關擊柝且不辭爲之而況一州之中有民人社稷守之者當端平廉讓以率其僚屬且以收集思廣益之美佐之者當去其人我異同之見與守分憂共理者哉又況治行之卓然者　朝廷本未嘗以資格限其所至哉今之守是州者吾族弟某也吾稔其人洞然無有城府必能敷其心腹以與張子相接吾見賢守而復得賢佐將武定之治加於往時也雖以是行爲張子

光寵可也詩人之作其有見及於此者否邪

新刊經解序

往秀水朱竹垞諗予書策莫緐夥於今日而古籍漸替若經解僅有存者彌當珍惜矣予喟曰經者聖人之心精義理之奧府歷紀相循治世典則其可見於今多收拾煨燼之餘率殘闕亡次又世嬗三古音文訛易彼此是非必資裁訂其微言眇旨未易窺殫漢唐來諸儒據其所見發揮底蘊各自成家然而傳世久遠散佚者衆嘗考史志所載經解諸家自漢迄隋暨唐業失去過半自隋唐迄宋

元明彌多闕廢其時苟得秘本上之朝廷輒加重賞或優與官爵如連城之璧視爲重寶嗚呼難矣然五代以前縑帛竹簡固不易傳自雕版盛行流布宜廣又有宋興起洛閩大儒弘闡聖學下及元代流風未殄凡及門私淑之彥各有著述發明淵旨當時經解最盛而予觀明時文淵閣及葉文莊商文毅朱灌甫所藏書目宋元諸儒之書存者亦復寥寥可數即以萬曆中東閣書目較之文淵閣書目百餘年間歷世承平而內府清秘之藏已非其舊欲其久傳無失詎可得哉蓋古時明經各守

師說黨枯護朽互爲廢興如漢初傳易立學宮者
四家未立者又有費高二氏費氏學與高氏遂衰
四家之學亡費氏有鄭康成王輔嗣二注陳梁之
世立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行鄭學遂
廢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詩惟傳毛氏於
時賈馬鄭並爲箋傳而鄭箋尚存賈馬詩傳俱廢
春秋左氏後出有賈逵服虔杜預訓解惟服虔訓
傳迨隋杜氏盛行而服義又廢三禮義疏南有賀
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甫侃北有徐道
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諸家比孔穎達作

正義時止存皇熊二家魏時王肅不好鄭氏來合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迨後鄭學傳而王肅書又亡正義之作唐太宗患諸經箋傳淆雜詔諸儒撰注定論畫一自後同異稍泯不復聚訟如前時然舉天下而宗一說雖云薈粹諸家而唐以前諸儒之論疏因是益以廢矣李鼎祚作易集解多正義所未采正義宗輔嗣鼎祚則宗鄭學凡摭集孟喜虞翻荀爽而下三十家諸儒論說藉此稍得流傳蓋隋唐以前之書間雜讖緯或踳駁不醇然古時制度文物多賴以傳其譚理亦有精詣

洊被喪亂得存於兵火者葢鮮明興敕天下學校
皆宗程朱之學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徵海内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𥠖成鉅典
是時胡廣諸大臣㦄廪餼叨冒遷賚四書大全
則本倪士毅通義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
襲汪克寛纂疏剿竊抄撮苟以塞責而已詒言
須待末學後生奉爲寶書並貞觀義疏不復寓目
遑及其他即更有名賢纂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
珍藏益歎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
之難予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

復淪斁責在後死其可他諉因悉予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邰及竹垞家藏舊版書若鈔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從恿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予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

汪環谷先生集序

以愚觀今時之以言語名世者何數數也古人於著述之事蓋有終其身不能竟其業者矣即業成

亦終身不以示人至於數十年之久或數十世之後得一人焉從而表章之而其書因遂以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夫古人之傳或於數十世之後而傳其一二篇焉又或僅傳其一二語焉傳之至今不朽是古人書不自傳也人爲傳之故其出愈遲而傳愈久今則自爲傳之且急爲傳之而人卒不傳名實之事固未可同日語也新安汪環谷先生學問淵源得之於黃勉齋之門人饒雙峯氏元泰定中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畢志聖賢之學今讀其所著春秋纂

疏及經禮補逸諸書考覈論辯研精入微莫不本其師説以闡經傳之奥言其他雜文亦皆根極理要貫串古今非苟然而作也然觀其文辭簡質無所摹倣惟務實勝未嘗有意於世之知之者然當其時已爲虞文靖公所識易代而後以名儒應詔與宋文憲公同脩元史有集若干卷刻於某年今已三百年矣其裔孫宗豫恐其書之中佚也復彙輯而重梓之思以傳之無窮屬吾友蛟門徵序於予予觀先生之文識見甚醇持論甚正意當時脩史之役文憲諸公藉資於先生者居多

今上特開宏詞博學科徵海内諸儒試其高等悉授以館職纂脩明史誠一代曠典也吾意其中當亦有如先生者以醇正之學卓爾之識不偏不撓以成一代之信史者乎夫惟不亟亟於傳者乃眞可傳者也因序先生之集并及之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一